

## 羊

蕭軍

窗上的鐵格條，把天全隔成了方方的條塊。這些條塊的顏色也常常不同，在早晨和晚間大半是赭紅，淡黃或深黃。只有紅得和嫩玫瑰，或藍得相當一整塊結晶的玉石，那時候才最有趣。無論從某個格孔望出去，全是紅，或者全是藍。不過這是不常有的，常有的却是灰暗得像烟一般的雲，和霧，及介在雲霧之間的一類氣氛。牠們黏結在那裏，有風也好像吹牠不動——海也好像被牠們所黏結，吞沒，侵蝕。

遠方展開的海面上，隆起着成串的或是零零星星不甚嚴峻的小島。那些小島上面看起來好像沒有過長的絨毛，也看不出有人住居的痕跡。祇是一種着了適度彩色的，小島的模型。有的從我這面看起來，還不能填滿一個窗格孔。如果要寫風景，這格孔倒很相宜！可惜我並不是一個畫家；這裏也沒有筆和調色板。

無論出口或是進口的輪船，全要經過那一系列連互着的山脚下。爲了山的陪襯，船們顯得龐大一些，同時也可以證明，牠們並沒有停泊在那裏，還是走……

左邊的海峽像似一隻女人的腳，過度的伸長向海心。在尖端常常激起白得有點殘酷意味的浪花，有風的時候，每次被觸碎的濤頭，要飛起一丈開外的樣子，纔紛紛的粉碎下來。緊接連的也是一樣。在有濤頭最多和最高的地方我從來沒看見過一個洗澡或是釣魚的人，連遊逛的人也好像不多見。

右邊的海峽，是怎樣的形勢呢，是不是也和這邊的相似？這我就知道了。因爲這屋子祇有兩個前後對照的窗，後面的祇能看山，而前面這個窗中間還要經過甬道，經過門上的小孔，給與我視野的角度，也祇能看到這些。如果沒有那鐵格條，沒有這門，當然可以把腦袋探出去，賞鑑夠了再縮回來——我也常常試驗着企圖從開着的窗玻璃上找到反映，藉可認識點什麼，但那玻璃泥污得像一塊閃光不透明的板了，『企圖』在這裏有什麼用呢？

經過了這夏天，秋天，看着這角度以內的海，角度以內的山；地板被踏破的部份每天眼不見的蒼白，深陷……很有規則的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形成一條寬寬的帶。皮鞋的跟部已經餘存不多了，我沒有注意到踏落下來的外層和木屑全消費到什麼地方去。

我吃，我睡，消費着地板，皮鞋，自己的壽命和青春……

燕子們喜歡在傍晚晴好的天空游游動動。這是一些角形的小黑點；海鳥們盤旋上下。起初我嫉妬這些禽類，設使我是一個獵人，再有一隻打鳥槍，按照我當時的心境，要一個也不赦免地擊落牠們。牠們這是在對人類誇矜麼？還是怎樣——現在却不了，覺得牠們是應該這樣，牠們有這樣的自由和權利！現在看起牠們來完全安心，如果牠們有時少一些，還覺得空曠，寂寞，不應該。

後山的樹葉稀疏了，從下面浮上來的山羊和豬糞等等的氣味，也不再那樣濃重。

海上的小島們，原先是綠茸茸地，小鼠一般拱着背脊。現在也失了光澤，顯得貧困，被剝奪了皮毛樣，狼狽地圍困在海浪的排擊中間。掛帆的船，再不能那樣長長而安穩地和夏天一般拖着牠們的身影在海面上。現在有時變得颯急和傾斜。

從甬道每天按時響着腳鐐的音響。鐵門扇開閉的音響。出去作工的人；作工回來的人，經過我的門前照例他們總要匆忙的向我這個門的孔口狠一般的投轉着眼睛，露出湛黃或是湛黑的牙齒。我知道他們是在乞求我吸剩的烟尾巴。烟尾巴在我是有的，既多而又沒有用，可是給他們，這是不被『看守人』允許的——當他們經過我的門前，我僅有的角度以內的海，就要被他們隔斷了。好的是看守們還不准許他們停止住，如果有一個遲疑的，屁股上就應該有享一腳的義務。

一個長大的年青人，最後出現在後面，他經過我的門前，却是那樣陌生和釋氣的望着。我知道他是個新來的傢伙，他不像企求烟尾的人們那樣的貪婪。

「他是新來的？」我問過道走着的一個看守。

「由下邊提上來的——才進來三天。」

「什麼案子？」

「小偷——」

這個看守的人，他好像對什麼全覺平凡，什麼也不能引起他的趣味，我從來沒看見過他的顏面肌肉有過什麼大的伸縮——石頭雕成的還是臘雕成的？他的嘴唇是收縮得顏色全看不出了。拋物綫形的嘴周，從鼻準的兩側，深深垂下地刻成兩條弧紋。他的嘴就被這弧紋包裹着，像被代數學裏的括弧括着一樣。同樣，在他的前額和眉間也是簡單的刻着這樣角曲度不同的紋溝。

就在我的樓下，一半埋在地下的室中，同樣也是有着這樣的甬道，這樣的帶孔的門扇，這樣帶格孔的鐵窗。所不同的那裏是看不到海的，那是為初來的犯人們設備的。

「好強壯的個傢伙啊！」

我這是在自語，似乎也在無所謂地嘆息。

「強壯？哼！還有過比他更強壯的咧！他算什麼……一個小賊——偷羊的賊。」

看守人輕輕向我露着他發暗的牙齒，接着說：

「慢慢瞧吧……強壯？」

晚間，有兩個俄國的孩子被送進我的房間來了。他們個人的懷裏全抱着小半段麵包的尾巴，所有的瓢子沒有許多了，那祇能說是一個尾巴的空殼殼。另外還有一個軍用水壺和一捲污穢到不堪的雜誌一類的書。

看守人同我說明理由，這是兩個要逃回他本國的孩子，沒有打船票，船上昨天把他們交到這裏來。

「這些犯人真可惡，晚間，把這兩個『毛子』<sup>1</sup>孩子的麵包快給偷吃沒有了！真可惡？」

看守人鎖好了我的門，他踏着自己的聲音去了。這兩個孩子的眼睛，不安定的每處迴翔着，一刻他們的身子也開始了不安定，鼠一般的轉走起來，一面掘食着那僅有的麵包瓢。

他們正面側面的……打量我，相互的商量又商量，纔像安心的樣子，把他們的水壺，雜誌，和麵包殼安置在我的小桌子上。

「你是個『先生』吧？」

孩子們大約看我不像一個小偷或是吸『海洛英』的犯人。『先生』不至於偷他們的麵包吃了，也許他們看到我床上還有幾頁報紙的緣故。在這裏能讀到報紙的大約就是『先生』了。

「我也是個犯人——」

孩子們起初不懂我說話的意思，呆呆地看着我。他們起初是用不清楚的上海話問我的，現在我祇好用俄語向他們解釋這意思：

「我也是個犯了罪的人，懂了嗎？犯了罪的人！」

「你也是個犯罪的？同他們一樣？」他們之中年齡大一些的一個，指點着下面——意思是樓下的犯人；——小一個的祇是使他的睫毛展開着，湛金而帶棕色的腫球，完全和上下眼臉絕了緣，固定地位置在淡藍色的眼白中間。

「同他們一樣，同小偷，強盜，一樣……」

我笑着同他們說——我笑了的時候美不美呢？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沒有一面鏡子可以使

<sup>1</sup>北方人常常喜歡叫俄國人作『毛子』。

我鑑別出來，但從對面孩子的眼睛裏，我好像讀得出：似乎更增加了他們的不安！我用手搔搔我發癢的頭皮，跟着一些白色末屑下來的，便是一些頭髮——近來這些不必要的頭髮更愛脫落，平常不很廣闊的額頭，現在也好像寬餘了一點！增加了光滑的面積。

「你也是個小偷？」

孩子們不信任我了。他們重新——大的指揮小的一個——從我的棹子上攪起他們所有的東西——雜誌麵包殼和水壺，——企圖去開門。

我沒有阻止他們，我知道這用不到我。我照舊坐在這屋裏僅有的一隻椅子上，手指間輕輕撚轉着我脫掉的髮絲，我不知道這時候為什麼會這樣的開心。

他們叫喊，用腳踢打門扇，眼睛一致的翻上看着門扇上的方孔。

一個雕像的臉出現在門孔，所有孔口拋下來的光線被隔絕。

「幹什麼？」看守人亮一亮他的眼睛，那深深的每條紋溝有點展動。孩子們啞謎住，祇是指着我，又指着他們的麵包殼。

「他不會偷你們東西吃的，再胡鬧……」

看守人把他的粗藤棍故意在門扇孔口擺了兩擺。孩子們又來打量我了，而那個看守人，趁在這個間隙，向我這面作出一個笑的樣子，走了去。

「坐下吧！孩子們，我不偷吃你們的麵包！」

我去拉他們的手，他們還是固執的要擺脫開，眼睛無望的望着……小的一個，從他的眼裏，我已經看得出了濕潤；大的一個却似始終顯着有主張的樣子，問着我：

「你真不是小偷？不偷我們的麵包吃？」

「一點也不，我還可以有東西給你們吃呢！」

「那你為什麼也在這裏？這是不好的地方，什麼人全有！你為什麼也在這裏？啊？」

我怎樣答覆這孩子呢？我自己也說不出理由為什麼會留在這裏，我撫着小的一個頭髮，說：

「我喜歡在這裏看『海』哪！」

「看海？」他的眼睛在尋找海：「從這個孔看海嗎？」他跳過去，顛起脚尖看海：「看不見啊！」

「看得見的……」我領着他們，把那隻椅子去墊了他們的腳，小的一個喊起來了：

「毛列！毛列！」<sup>2</sup>

海上正有一隻離去的輪船，拖起長長的烟尾，這也許就是載我歸國的那隻船呢！牠是不知道曾經被牠載過的人現在在這樣一個孔洞裏看着牠來去自由航行。

從什麼地方，他們把我吸紙烟用為紅頭火柴尋到了。他們開始躲在暗處，把火柴向黏濕的手掌上劃動，顯現着燐的光焰。大笑着。

夜間，海上祇是沉重的烏黑。天際的星，破窗上的鐵格條隔開着。比日間多出來的，是海水衝擊的聲音更清明了，更颯急了些。

孩子們睡在我的床上，我聽着他們交互的鼾聲，和不清晰不連續的嚙語。我照例踱着我的一條路，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

從棹子上我拿起那本表皮污濁得不堪的雜誌，漫然地翻看着每一頁：有文字，有照片，照片的人名有的熟悉，有的全部陌生。無論怎樣這與我當時所想的全沒有關涉。

好像久久生活在什麼岩窟裏的一根草，沒有風雨，沒有陽光……沒有思想……今天這兩個孩子的到來，似乎摧殘了我，摧殘了我的安寧！我的思想開始了困獸一樣的復蘇。

<sup>2</sup>就是海。

## 瀟湘雨

楊顯之

## 第四折

〔淨扮驛丞上詩云〕往來迎送不曾停。塵給行糧出驛丞。管待欵差猶自可。倒是親隨伴當沒人情。小可是臨江驛的驛丞。昨日打將前路關子來道。廉訪使大人在此經過。不免打掃館驛乾淨。大人敢待來也。

〔李老上云〕老漢崔文遠的便是。自從着我女兒翠鸞尋我那姪兒崔甸士去了。音信皆無。我親到秦川縣看我那女兒去。天色晚了也。又下着這般大雨。我且在這館驛裏寄宿一夜。明日早行。〔驛丞見科云〕兀那老頭兒。你做甚麼。〔李老云〕雨大的緊。前路又沒去處。這館驛中不問那裏。胡亂借我宿一夜。明日絕早便去。〔驛丞云〕老頭兒。你不知道。如今接待廉訪大人。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去那廚房簷下歇宿去。〔李老云〕多謝了。〔下〕〔張天覺引興兒祇從上云〕老夫張天覺。來到這臨江驛也。興兒你莫不身上着雨來麼。〔興兒云〕老爺。這般大雨。身上衣服都濕透了也。〔張天覺云〕既然是這等。我且在館驛裏避雨咱。〔驛丞接科云〕小的是臨江驛驛丞。在此迎接。請大人公館中安歇。〔張天覺云〕興兒。我一路上鞍馬勞頓。我權且歇息。休要着人大驚小怪的。若驚覺老夫睡呵。我只打你。便與我分付去。〔興兒云〕理會的。兀那驛丞。我分付你。大人歇息。不許着人大驚小怪。若打醒了睡。要打我哩。分付你去。〔驛丞云〕這個我知道。〔解子同正旦上〕〔正旦云〕解子哥哥。這一天雨都下在俺兩個身上也。〔解子云〕這大雨若淋殺你呵。我也倒省些氣力。這沙門島好少路兒哩。〔正旦云〕哥哥。這風雨越大了也。〔唱〕

〔正宮端正好〕雨如傾敢則是風如扇。半空裏風雨相纏。兩般兒不顧行人怨。偏打着我頭和面。

〔滾繡毬〕當日箇近水邊到岸前。怎當那風高浪捲。則俺這兩般兒。景物淒然。風刮的似箭穿。雨下的似甕擻。看了這風雨呵。委實的不善。也是我命兒裏惹罪招愆。我只見雨淋淋寫出瀟湘景。更和這雲淡淡粧成水墨天。只落的兩淚漣漣。

〔解子云〕你休煩惱。我和你到臨江驛寄宿去來。〔做叫門科云〕館驛子。開門來。〔驛丞云〕又是那一個。我開開這門。這弟子孩兒。好大膽也。廉訪使大人在這裏歇息。你只在門外。你若大驚小怪的。我就打折你那腿。我關上這門。〔解子云〕可不是悔氣。原來有廉訪使大人在這裏。俺休要大驚小怪的。我脫了這衣服。我自家扭扭乾。〔做脫衣科云〕呀。袖兒裏還有個燒餅。待我吃了罷。〔正旦云〕哥哥。你吃什麼哩。〔解子云〕我吃燒餅哩。〔正旦云〕哥哥。你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我但是吃東西你便討吃。也罷。我與你些兒吃。〔正旦云〕哥哥。你多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一箇燒餅。我與你些兒吃。你嫌少。沒的我都與你吃了罷。〔正旦唱〕

〔伴讀書〕我這裏告解子。且消遣。我肚裏饑。難分辯。只他這風風雨雨。強將程途來踐。走的我筋舒力盡渾身戰。一身疼痛十分倦。我。我。我立盹行眠。

〔笑和尚〕我。我。我捱一夜。似一年。我。我。我埋怨天。我。我。我敢前生罰盡了淒涼愿。我。我。我哭乾了淚眼。我。我。我叫破了喉咽。來。來。來哥哥。我怎把這燒餅來嚙。

〔做哭科云〕哎呀。天也。我便在這裏。不知我那爹爹在那裏也。〔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我恰纔合眼。見我那孩兒。在我面前一般。正說當年之事。不知是甚麼人驚覺着我這夢來。皆因我日暮年高。夢斷魂勞。精神慘慘。客館寥寥。又值深秋天道。景物蕭條。江城夜永。刁斗聲焦。感人淒切。數種煎熬。寒蛩唧唧。塞雁叨叨。金風淅淅。疎雨瀟瀟。多被那無情風雨。着老夫不能合眼。我正是悶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又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我恰纔分付興兒。休要大驚小怪的。這斷不

小心。驚覺老夫睡。該打這廝也。〔與兒云〕我分付他那驛丞了。他不小心。我打這廝去。〔做打驛丞科云〕兀那廝。我分付來。休要大驚小怪的。驚覺老爺睡。倒要打我。我只打你。〔驛丞云〕大叔休打。你自睡去。都是這門外的解子來。我開開這門。我打這廝去。〔做打解子科云〕兀那解子。我着你休大驚小怪的。你怎生啼啼哭哭。驚覺廉訪大人。恰纔那伴當。他便打我。我只打你。〔解子云〕都是這死囚。〔詞云〕你大古裏是那孟姜女千里寒衣。是那趙貞女羅裙包土。便哭殺帝女娥皇也。誰許你你灑淚去滴成斑竹。〔正旦詞云〕告哥哥。不須氣撲。我冤枉事誰行訴與。從今後忍氣吞聲。再不敢嘍咷痛哭。爹爹也。兀的不想殺我也。〔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只被你痛殺我也。恰纔與我那孩兒數說當年淮河渡相別之事。不知是甚麼人驚覺我這夢來。〔詞云〕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數說當年間阻。忽然的好夢驚迴。是何處淒涼如許。響玳瑁鐵馬鳴金。只疑是冷飈寒砧搗杵。錯猜做空塔下蛩絮西窗。遙想道長天外鷓鴣南浦。我沉吟罷仔細聽來。原來是喚醒人狂風驟雨。我對此景無箇情親。怎不教痛心酸轉添淒楚。孩兒也。你如今在世為人。還是他身歸地府。也不知富貴榮華。也不知遭驅被擄。白頭爺孤館裏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與兒來。你要大驚小怪的。可怎生又驚覺老夫。〔做打與兒科〕〔與兒云〕老爺休打我。都是那驛丞可惡。〔出見驛丞科云〕兀那驛丞。我着你休大驚小怪的。你怎生又驚覺老爺的睡來。〔詞云〕我將你千叮萬囑。你偏放人長號短哭。如今老爺要打的我在這壁廂叫道阿呀。我也打的你在那壁廂叫道老叔。〔驛丞云〕都是這門外邊的解子。我開開這門打那廝。兀那解子。我再三的分付你。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又驚覺廉訪大人的睡來。你這弟子孩兒。〔詞云〕雖是然被風雨淋淋淅淅。也不合故意的喃喃罵罵。他伴當若打了我一鞭。我也就擗斷你娘的脊骨。〔解子詞云〕只聽的高聲大語。開門看如狼似虎。想必你不經出外早。難道慣會為旅。你也去訪個因由。要打我好生冤屈。不爭那帶長枷橫鐵鎖愁心淚眼的臭婆娘。驚醒了他這馳驛馬掛金牌先斬後聞的老宰輔。比及俺忍着饑擔着冷。討憎嫌受打拷。只管裏棍棒臨身。倒不如湯着風冒着雨。離門樓趕店道。別尋個人家宵宿。〔正旦詞云〕隔門兒告苦哥哥。聽妾身獨言肺腑。但肯發慈悲肚腸。就是我生身父母。且休提一路上萬苦千辛。只脚底水泡兒不知其數。懸麻般驟雨淋漓。急箭似狂風亂鼓。定道是館驛裏好借安存。誰想你惡眼恨將咱趕出。便要去另覓個野店村庄。黑洞洞知他何方甚所。若不是逢豺虎送我殘生。必然的埋葬在江魚之腹。頃刻間便撞起響瑤瑤山寺曉鐘。且容咱權避這浙零零瀟湘夜雨。〔張天覺云〕天色明了也。與兒你去門首看。是甚麼人鬧這一夜。與我拏將過來。〔做拏解子正旦見旦認科云〕兀的不是我爹爹。〔張天覺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這三年你在那裏來。你為什麼披枷帶鎖的。〔正旦做哭科云〕爹爹不知。自從孩兒離了爹爹。有箇崔老的救了我。他認我做義女。他有個姪兒是崔通。就着他與你孩兒做了女婿。他進取功名。去做了秦川縣令。因他不來取我。有崔老的言語着我尋他去。不想他別娶了妻房。說我是逃奴。將我送配沙門島去。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幸得今日遇着爹爹。爹爹也。怎生與你孩兒做主咱。〔張天覺云〕快開了枷鎖者。那廝這等無禮。左右。那裏速去秦川縣。與我拿將崔通來。〔正旦云〕爹爹。他在秦川為理。若差人拿他。也出不得的孩兒這口氣。須是我領着祇從人。親自拿他走一遭去。正是常將冷眼看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同祇從下〕〔崔甸士上云〕小官崔通是也。前日那一個女人。本等是我伯父與我配下的妻子。被我生各支拷做逃奴。解他沙門島去。已曾分付解子。着他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怎麼去了好幾日。也還不見來回話。我那夫人只管將這樁事和我吵鬧不了。〔做驚科云〕怎麼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正旦領祇從上云〕可早來到秦川縣也。左右。打開門進去。〔做見科云〕兀的不是崔通。左右與我拏住者。〔崔甸士云〕奇怪。你每是那裏來的。〔祇從云〕廉訪使大人勾你哩。〔正旦云〕崔通。今日我也有見你的時節麼。左右。與我剝去了冠帶。好生鎖着。〔崔甸士云〕小娘子可憐見。可不道夫乃婦之天也。〔正旦唱〕

〔快活三〕我揪將來似死狗牽。兀的不夫乃婦之天。任憑你心能機變口能言。〔帶云〕去來。〔唱〕到俺老相公行說方便。

〔崔甸士云〕我早知道是廉訪使大人的小姐。認他做夫人可不好也。〔正旦云〕左右。還有一個潑婦。也與我去拿出來。〔祇從拿搽旦上科〕〔搽旦云〕我也是官宦人家小姐。怎把我做燒火的一般這等扯扯拽拽。你豈不曉得。婦人有事。罪坐夫男。這都是崔通做出來的。干我甚事。〔正旦怒云〕左右。與我一併鎖了。〔搽旦云〕且不要囉哩。俺父親做官。專好唱醉太平的小曲兒。我也學的會唱。小姐待我唱與你聽。〔唱〕

〔醉太平〕我道你是聰明的卓氏。我道你是俊俏西施。怎肯便手零脚碎竊金貨。這都是崔通來妄指。〔正旦云〕左右。與我快鎖了者。〔搽旦云〕阿喲。我戴鳳冠霞帔的夫人是好鎖的。待我來。〔除鳳冠科唱〕解下了這金花八寶鳳冠兒。〔脫霞帔科唱〕解下了這雲霞五彩帔肩兒。都送與張家小姐粧臺次。我甘心倒做了梅香聽使。

〔正旦云〕左右。都鎖押了。帶他見俺爹爹去來。〔下〕〔張天覺上云〕自從孩兒親拏崔通去了。怎生許久還不見到。〔正旦押崔甸士搽旦上科云〕爹爹。我拏將那兩個賊醜生來了也。〔張天覺云〕那厮敢這等無禮。待老夫寫表申朝。問他一個交結賈官。停妻再娶。縱容潑婦。枉法成招。大大的罪名。一面竟將他兩個押赴通衢。殺壞了者。〔李老慌上云〕不知什麼人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咱。〔做認科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你在那裏來。〔正旦云〕呀。父親。我認崔通去。他別娶了一個。倒說我是逃奴。將我送配沙門島去。肯分的遇着我爹爹。如今要將他殺壞了也。〔李老勸科云〕小姐。怎生看老漢的面上。饒了他這性命。小姐意下如何。〔正旦唱〕

〔鮑老兒〕他是我今世讐家宿世裏冤。恨不的生把頭來獻。〔崔甸士云〕伯父。你與我勸一勸波。我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和小姐重做夫妻也。〔李老云〕小姐。你只饒了他者。〔正旦唱〕我和他有甚恩情相顧戀。待不沙又怕背了這恩人面。只落的嗔嗔忿忿。傷心切齒。怒氣衝天。

〔正旦引李老見張科云〕爹爹。這個便是救我命的崔文遠。看恩人面上連崔通也饒了他罷。〔張天覺云〕那崔通怎好饒的。〔李老云〕老相公。你小姐原是我崔文遠明婚正配。許與姪兒崔通的。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與小姐重做夫妻。可不好也。〔張天覺云〕孩兒。你意下如何。〔正旦云〕這是孩兒終身之事。也曾想來。若殺了崔通。難道好教孩兒又招一個。只是把他那婦人臉上也刺潑婦兩字。打做梅香。伏待我便了。〔張天覺云〕這也說的有理。左右。將那厮拏過來。看崔文遠面上。饒免死罪。將恩人請至老夫家中養贍到老。小姐還與崔通為妻。那婦人也看他父親趙禮部面上。饒了刺字。只打做梅香。伏侍小姐。〔搽旦哭云〕一般的父親。一般的做官。偏他這等威勢。俺父親一些兒救我不得。我老實說。梅香便做梅香。也須是個通房。要獨佔老公。這個不許你的。〔張天覺云〕左右。將冠帶來還了崔通。待他與小姐成親之後。仍到秦川做官去者。〔正旦崔甸士俱冠帶。搽旦扮梅香伏侍拜見科〕〔張天覺云〕我兒。昔日在淮河渡分散之時。誰想有今日也。〔正旦唱〕

〔貨郎兒〕想着淮河渡翻船的這災變。也是俺那時乖運蹇。定道是一家大小喪黃泉。排岸司救了咱性命。崔老的與我配了姻緣。今日呵。誰承望父子和夫妻。兩事兒全。

〔崔甸士云〕天下喜事。無過父子完聚。夫婦團圓。容小官殺羊造酒。做個慶賀的筵席。與岳父大人把一杯者。〔做奉酒科〕〔正旦唱〕

〔醉太平〕不爭你虧心的解元。又打着我薄命的嬋娟。險些兒做樂昌鏡破不重圓。乾受了這場罪譴。爹爹呵。另巍巍穩掌着森羅殿。崔通呵。喜孜孜還歸去秦川縣。我翠鸞呵。生刺刺硬踹入武陵源。也都是蒼天可憐。

〔尾煞〕從今後鳴琴鼓瑟開歡宴。再休題冒雨湯風苦萬千。抵多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把背飛鳥紐回成交頸鴛。隔牆花攀將做並蒂蓮。你若肯不負文君頭白篇。我情願舉案齊眉共百年。也非俺只記歡娛不記冤。到底是女孩兒的心腸十分樣軟。

〔張天覺云〕當初失却渡淮船。父子飄流限各天。消息經年終杳杳。肝腸無日不懸懸。已知衰老應難會。猶喜神明暗自憐。漁父偶收為義女。崔生乍見結良緣。從來好事多磨折。偏遇姦謀惹罪愆。苦誓一心同蜀郡。遠尋千里到秦川。劍沉龍浦還重合。鏡剖鸞臺復再圓。乘燭今朝更相照。相逢或恐夢魂前。

## 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朱元璋）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旁。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概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缸揭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煨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饌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殺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旁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節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者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來報。至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聞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二。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兩番。乃聞有菖蒲香。酸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已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於懸崖處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龕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敬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鵠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 張中傳

宋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威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佯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拂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稿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 短篇小說

凌叔華

### 中秋晚

中秋節的那晚，月兒方才婷婷的升上了屋脊，澄青的天不掛一絲雲影，屋背及庭院地上好像薄薄的鋪了一層白霜，遠近樹木亦似籠罩在細霧中。正廳裏不時飄出裊裊的香烟及菓餅菜餚的氣味。

敬仁此時正拜過祖先，仍舊穿着馬褂，戴着瓜皮帽，在廳上來回走，笑吟吟的望着他的夫人親手收拾上供的東西。她一邊吩咐廚子——

「一會兒開飯，這碗魚不必再燒了，栗子雞得加些料酒再煨，素菜裏放些糖煮一煮……這盤團鴨沒有燉軟和，再燉燉吧。」

「對哪，再燉燉這盤團鴨。裏邊再加些玉蘭片，可以嗎？」敬仁走到她的身前問她。從他的笑容上，就知道他是十分滿意她的佈置了。

「好的，再放些玉蘭片，把火腿骨頭都撈出來，千萬不要把這湯弄膩了。」廚子聽罷，收了菜碗出去。

敬仁坐在一張大椅上，把帽子摘下，斜挨在椅子扶手上迷朦着眼在那裏休憩，他認得她今晚穿的衣裙，是春天新婚第三天穿過的那一套湖色華絲葛，肩帔上袖口及裙腳都繡着金碧折枝花。今日因為走動多些，她臉上不似平日那樣蒼白，從頰上勻著的淡淡胭脂透露出可愛的桃花色。他覺得她今晚非常的美。他想如果他是歐美人，此時一定就上去摟抱着她熱烈的接吻了，但在中國人，夫妻的愛情是不與外露的。

「你今晚喝花雕，還是葡萄酒？」太太走近他微笑着問。

他心裏正在甜糊的迷醉，也沒聽清她問的是什麼，只知道不是吃的，便是喝的，也就隨口應道：

「你喜歡那樣便那樣。」

「我不懂喝酒的，今晚請人陪你喝喝，好嗎？」

「我今晚祇要同你喝酒，不用別人陪的。」他眯眼笑着，示意叫太太坐在他旁邊。

「我喝兩杯就要醉的，你喝十幾杯也不顯得怎樣。」她會意的坐在他左手椅上，圓圓的下嘴巴，襯上含情的笑靨更覺得可愛。

他此時忍不住一把拉住她的手，笑道：

「我要你喝醉……我們倆是第一次一同過中秋呢。這是團圓節……應該團圓的……可惜媽媽不在這裏，你做菜的口味她也喜歡的。」

他想到他的愛母在鄉間單身與妹妹過節的孤寂，不覺神馳了一晌。

「我娘告訴我，吃過了團圓宴，一年不會分離。」

「……我們出去看看月亮再開飯吧。」敬仁同太太並肩走出院中。

回頭吃飯的時候，剛上到第二盤菜，太太還沒有喝完一杯酒，敬仁正要同她乾杯，忽然看門的老董跑進來回說——

「老爺，大石作那邊打電話來請老爺即刻過去說話，大夫說姑太太快不行了。」

「那一個大夫說？」敬仁變了色，站起就想走。

「沒有說那個大夫說的。電話已經掛上了，他們是借人家的電話。」老董退出了廳門。

「怎麼乾姐姐病得這樣快？前天王大夫不說能治好嗎？我想不會怎樣吧。」太太說着，臉上也立刻罩上了一層霜。

「我去給她再找兩個好醫生看看罷，可憐她家公婆都不捨得錢治她的病，……」他說着離了席要走。太太也覺不好過，但是極不願敬仁此時就走，因為團鴨還沒有上。沒有吃團鴨，團圓宴還是不團圓，她恐怕這是他們來月的朕兆。因此她一把拉他坐下說：

「吃點飯再去吧。今晚上的飯是要吃的。」

敬仁心裏難受，想着上回相見時，乾姐姐那枯瘦死白的臉上，一雙無神晦暗的困眼望着帳頂流淚，他再也無心吃菜。但他知道中秋宴的飯是要吃的，就喊說——

「拿飯來吧，預備車，我就要出門！」

當差盛上飯來，他急急泡上些魚湯，匆匆吃了。

「怎麼還不端上團鴨來？老爺快吃完了。」太太此時有些發急，她怕他不能吃到團鴨便走。

團鴨端上桌時，他已在漱口，匆匆穿馬褂。她心下十分不快，腮上桃色全沒了。很可憐的望着他說道：

「你吃塊鴨子再去，大節下團鴨也不吃一塊！」她揀了一塊肥的，夾到敬仁的小碟子裏。

「沒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咽氣盼我，我那能吃得下！」

她覺得十分委屈，又怕這不吃團鴨，真會成了朕兆，她就低聲央着他——

「不吃團鴨是不好的，敬仁，你得吃這一塊。」

敬仁覺得情不可却，只得坐下夾了起來送到嘴內，覺得油膩，又吐了出來。又胡亂咽口飯，重新漱了口，喝了一口茶。

「車預備齊了嗎？」他匆匆往外走。

「早齊了。他們又打電話來催，說姑太太要找老爺說話。」

「告訴他們我這就去了。」他匆匆坐上了車，車夫拉着就飛跑。

.....

此時已近夜半，月兒已到中天，那清澈慘白的月光射在玻璃窗上，格外使人覺到淒寂生感。太太坐在臥室窗前惘惘胡思，想到今夜家宴，便覺得悚然，好像惡運的魔神此時正在圍住那一小塊沒有吃進去的鴨肉，商議如何擺佈敬仁。

她好像置身在迷暗的森林中，恐怖，寒慄，憂愁纏住了她。她祇盼望有個人來看慰她，用手領她出來。她想祇要能默默拉着她的親人的手——自然頭一個是敬仁——她就可以去了大半的恐怖憂愁了。

好了，敬仁回來了。她跑出院子迎住問：

「怎樣了，還不要緊吧？」

敬仁滿臉蒼白，眼睛紅腫，一進大廳便倒身在客座炕床上，嘶喊道：

「還問呢？我早去五分鐘，就見到她了。都是你要我吃那碗飯，耽誤了十分鐘……可憐她祇有一個乾弟弟在京城裏，臨死都會不到！……死得太可憐了。」他嗓子有些發澀。此時彷彿看見方纔乾姊的景況，一張瘦削慘白的臉，睜着陰晦帶淚漬的眼，披着稀鬆亂髮，蓋着張白布被單，上頭撒了些黃錢，床前地上一對白油燭點着，中間插了一股香。越想越淒慘，不覺長長嘆了口氣。

「咳，我們真對她不住！……可憐她嫁了一年就守寡，又沒有一男半女，臨死時連一個乾弟弟都不見着。……都是你強我吃那碗飯，張媽告訴我她咽氣時，還喊人找我呢。咳，我真對她不住。」

太太本來最忌諱大節日說死人，聽敬仁連連埋怨自己，心裏未免不耐煩，只得勉強忍住搭訕道——

「別祇埋怨我吧，大節下少見一個死人好多着呢。」

不想這一個好字刺激了敬仁的耳，他很不以為然她那不耐煩的神氣——

「想不到你這個年青青的女人，心腸這樣硬，人家孤冷冷的死了，你還說不要去看好多着呢。有什麼好？」他轉悲為怒，憤憤的說。這是結婚後第一次他覺得他的太太不對。他說完伸脚把鞋子使勁向上一摔，不想一隻沉重的鞋，竟把小茶几上的花瓶碰了下來，落地砸一個粉碎。

太太怔怔的聽他發作，正想想話回敬，發洩發洩她今晚的委屈；不料他又發氣把花瓶砸破了，又是一個不吉祥，一時間又悲又氣的再也撐不住了。

「怎的了，你今晚是不是成心給我過不來！」她帶哭聲說。「大節下，飯也不肯吃，瓶子也摔破了。……還過什麼好日子！我也……。」

她抽咽的哭起來。敬仁也想不到太太竟至如此生氣，心下正十分懊喪，不覺也煩燥起來。

「誰有意摔破瓶子？你大節下還咒我過什麼好日子呢？……『你也』怎樣？怎不說了？」

太太嗚咽嗚咽，把一塊白洋紗手帕都用濕了，還斷續的說，

「誰說誰也這樣？……你……你……你……大節下來找我別扭。」

從太太換手巾擦淚時，他望見她紅腫的鼻子顯得非常碩大，那兩片覺得可愛的嘴唇，已褪盡胭脂的顏色，祇見一個醬紫的扁着想哭的嘴。她的眼睛平常本來就不美俏，因為相愛，所以覺不出毛病來，此時他看出她的眼角是吊起的。忽想起母親說過「吊眼女人最難鬥。」這是結婚以後第一次他覺得他的女人難看。

「誰找你的別扭？……咳，沒法子同你們女人講話。」他惘惘愴愴走到中庭，抬頭望望圓圓的皓月好像正對他冷笑，不覺長長吁了一口氣。繞着院子走了幾匝，摸摸身上夾衫沾了冷露微微濕了。他於是走回臥房。

太太還在抽咽，他不耐煩去理她，一個人先上床睡倒了。

他一晚上睡不着，偷眼望見他太太哭得唇也青了，眼也腫了，又是可憐，又是可恨，但是他拿定主意不肯下氣先去理她，快近天明了，他望她已經連着衣服躺在小炕床上休息，他便也合眼睡着了。

他方才合上眼，便夢見新死的乾姐姐穿戴着七八年前在他家同住時的裝束，笑着招手喚他，他驚醒了。他輾轉回想前七年他發瘧疾時，她坐在他床前，替他母親招呼他吃藥的情境。他不肯吃那金鷄腦丸，嫌它不乾淨的樣子，她含了一眶淚苦苦哄他吃下去。他從她手裏一口

一口的喝那杯白糖水送丸藥下去。末了一口，他的唇碰到她滑膩帶着粉香的手上，心裏另有一種說不出甜秘的感觸，不覺狂嗅了一下。她的腮飛紅，他微微笑了笑便睡倒。以後乾姊見了他，雖是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對他的事，更顯出關切的樣子。乾姊是從幼年便許給了馮家。第二年出嫁時，她哭的很痛，他也陪着難受。嫁後一年，就成了寡婦。整五年不相見，直到今年春天，他們才在京城見面。他想到這裏，不覺又嘆起氣來。

「對不起她！我竟不能守住她咽氣。她恨我嗎？」他想着便從床上爬起來，窗紗發白，已經六點半了。

他滿心不痛快，回想昨晚同他太太鬧氣，很是無聊，見他太太拿袖子蓋着眼眶，不覺動了憐惜。但他不肯下氣去認不是，他覺得自己並沒做錯。走過小炕床前搭訕說了句。

「還不到床上睡下！這地方那能睡覺？」

太太默不出聲，他出了臥房，急忙穿了衣，跑去料理乾姐姐的喪事去了。

這一天直到晚上十點，他才料理停妥那些衣衾棺槨。馮家不能出多錢，他覺得乾姐臉上過不去，於是自己把舖子裏收回的餘利二百多塊錢都掏出墊著花。祇那付棺木，他便墊了一百六十元。棺材舖裏人說這棺材還不是好的。

「我這回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他摸着他口袋裏的空皮夾，走到家院子裏自語道。

太太蓬亂着頭髮，眼睛哭得非常紅腫，好像看不見人的樣子。挨在床欄上正同一個陪房女僕講話，見他進來都住了口。他搭訕着揀了張椅子坐下，嘆了口氣道：

「咳，可忙完這喪氣事了！」

「老爺吃過晚飯了吧？」女僕端過一碗茶問道。

「也算吃過了。辦喪事人家，那能吃着舒服飯。你們開了飯了吧？」

「我們等到九點半才吃飯。太太祇吃一口兒。……」女僕歇了歇又說，「這桌上兩條賬單老爺看見了嗎？他們說老爺答應在今天算清的。」

「哎呀，我沒想起來還賬的錢今天花掉了，怎好呢！」敬仁撓着前頭的短髮有些着急，向着太太問道：

「我前天交給你手的一百塊錢，用完了沒有？先拿出來還這筆帳吧。」

「不是我昨天已經開了單給你嗎了？你昨天不看，這時却問我要錢，我却沒白花你一個錢。……我又沒有個乾弟弟送我錢花，來照管我的事。」

太太一肚皮委屈，正想借題發洩，所以嘮叨了起來。

「嘿，你這人奇怪，這兩天中了什麼邪氣，祇想找我別扭。你說的什麼話，什麼乾弟弟送錢花。人家已經死了，你不要造罪瞎說話吧。……我真要躲開你。」

「我也早知道你是多嫌我。我回娘家躲了你就是了，何必找我鬧氣……大節下就給我下不了台，我什麼虧負了你！」她又哭起來，一邊喊道：

「楊媽，檢東西，回娘家去，我家裏也不在乎多養我一口人。……我不是……」她哭着站起來檢東西。

敬仁一聲不响，只在地上走。等她檢完了東西，走出去，自己歎了口氣，也走出門去了。

這晚上她滿眶眼淚回到娘家，一住就是三天。敬仁的朋友都勸敬仁去接她，他心下不高興，也沒去接。每天下太陽時候，他便跟着幾個以前不常來往的朋友逛逛藝遊園，聽聽戲；跟在時髦女人的後頭看看熱鬧；時常到小飯館吃便飯，喝白乾酒；醉了時便去坤書場放高嗓子叫好；夜間常到一兩點鐘回家。

一個月以後，敬仁丈母娘已聽了不少敬仁在外遊蕩的話柄，心下替女兒着急起來。重陽節那天，她便送了女兒回到敬仁的家來。夫妻之間，雖不再齟齬，總覺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塊冰冷的石碑，上邊刻着你們不過是同吃飯同衾枕的人而已一些字。

敬仁遊藝園逛熟了，第二年春天便昇了格，做了石頭胡同一家的熟客。他的雜貨舖在第二個中秋節便典給了人。這拿款的一半替石頭胡同的兩個姑娘還寶成金店和老介福綢緞莊的賬。

他的太太在春天二月小產了一個才七個月的很美貌的小男孩，大夫說懷孕時動了肝火，急怒傷了胎的原故。太太因此懨懨的病了三個月，而貌枯黃憔悴，老了许多。敬仁常不在家，漸漸覺得她是非常醜陋，說話也懶得答她。

第三年敬仁的母親來，看見敬仁專好冶遊，一個祖遺的舖子都典走了，只賸下一間紙行，雖不曾典，已經把契紙押了給人。她說自己兒子不聽，祇得埋怨媳婦太笨，不能伏侍兒子，所以他才出外遊散了家財，所以一天到晚也不拿好臉給媳婦看。第三個中秋晚上，太太獨自躲到廚房望着爐火擦淚，不敢哭出聲來。

這晚上敬仁忽然想起前三年的中秋夜他乾姊姊咽氣的事來。對他母親訴說他太太一頓。老太太素來愛重乾女兒的。當夜聽完，便罵了她一場。

八月底敬仁太太又小產了一個才六個月的男孩子。因為他沒長出正式的鼻子，祇有一隻耳朵，手指也不全的。大家都說是精怪，醫生看了，說：這是受了楊梅毒的流胎罷了。

第四年的中秋節，敬仁住過的正廳，已經爬滿了蜘蛛網子，月亮上升屋脊時，祇見幾個黝黑森人的蝙蝠，支起雙翅在月下飛來飛去扇弄它們的影子。廚房旁邊一間小屋裏有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敬仁太太，一個是太太的母親吧。

「咳，你後天一定得搬出去嗎？」

「不搬怎行呢？明天已經到期交割。還虧我央乞人家多留一天。」

「敬仁一定不來接你嗎？」

「他不會來。昨兒聽王二爺說，他已經去三不管住開了。」

「咳……想不到他們家落到這樣地步！」

「……誰也沒想到……可是，娘呵，都是我的命中注定受罪吧！」她醒了醒鼻涕，咽哽道：「我出嫁後的頭一個八月節晚上就同他鬧氣，他吃了一口團鴨，還吐了出來，我便十分不高興，後來他又一脚碰碎了一個供過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

「……這都是天意，天降災禍，誰躲得過！我看你也要看開點，修修福，等來世吧。」

老太婆說過，連連嗽了幾聲。接着醒鼻涕聲。

兩點鐘後，小屋內燈油漸盡，紙窗慢慢暗下來；還有兩三隻燈蛾迎住紙窗「碰，碰」「不，不」的亂撲，不一會兒燈滅了，燈蛾也掉在冷露裏，滾了一身白霜，帶着去見造物主了。此刻小屋內已送出呼鼾聲，時時夾着，「哎——喲，喲，喲，」似乎繼續作燈蛾撲窗的尾聲。

月兒依舊慢慢的先在院子裏舖上薄薄的一層冷霞，樹林高處照樣替它籠上銀白的霞幕。蝙蝠飛疲了藏起來，大柱子旁邊一個蜘蛛網子，因微風吹播，居然照着月色發出微弱的絲光。

## 繡 枕

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此時天氣悶熱，小巴狗只有躺在棹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打轉，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她不住用手巾擦，可總擦不乾。鼻尖剛纔乾了，嘴邊的又點點凸出來。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可是臉熱的漿紅，白細夏布褂汗濕了一背脊，忍不住說道：

「大小姐，歇會兒，涼快涼快吧。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

「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必得送去纔好，不能不趕了，你站過來扇扇。」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

張媽走過左邊，打着扇子，眼看着繡的東西，不住的嘖嘖稱嘆：

「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我總想那上頭長得俊的小姐，也聰明靈巧，必是說書人信嘴編的，那知道就真有，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活計！這鳥繡的真愛死人！」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出一弧笑窩，但剎那便止。張媽話興不斷，接着說：

「哼，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是紅鸞星照命主……」

「張媽，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針打住說，她的臉上微微紅起來。

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只聽見繡花針撲撲的一上一下穿緞子的聲音和扶扶輕微的風響，忽然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的女孩子叫道：

「媽，我來了。」

「小妞兒嗎？這樣大熱的天來幹什麼？」張媽趕緊問。小妞兒穿着一身毛藍布褲褂，滿頭汗珠，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房門口邊，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着氣說：

「媽，昨兒四嫂子告訴我這裏大小姐用了半年工夫繡了一對靠墊，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我不信有這樣多顏色，四嫂子說，不信你趕快去看看，過兩天還要送人呢。我今兒吃了飯就進城，媽，我到那邊兒看看行嗎？」

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

「大小姐，小妞兒想看看你的活計行嗎？」

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見她的衣服很髒，拿住一條灰色手巾只擦臉上的汗，嘴咧開極闊，露出兩排黃板牙，瞪直了眼望裏看，她不覺皺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會兒再說吧。」

張媽會意這因為嫌她的女兒髒，不願使她看的話，立刻對小妞說：

「瞧瞧你鼻子上的汗，還不擦把臉去。我屋裏有臉水。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

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張媽見她不動，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說：

「去我屋洗臉去吧。我就來。」

小妞兒撇着嘴掀簾出去。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只見小妞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大半塊衣襟都濕了。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血的花，直照着日光，更叫人覺得暑熱，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胳膊窩，汗濕了一大片了。

光陰一恍便是兩年，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小妞兒已經長成和她媽一樣粗細，衣服也懂得穿乾淨的了，現在她媽告假回家，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夜上，小妞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忽聽見大小姐喊她，放下針線，就跑到上房。

她與大小姐搥腿時，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閑話：

「大小姐，前天乾媽送我一對很好看的枕頭頂兒，一邊是一隻翠鳥，一邊是一隻鳳凰。」

「怎樣還有繡半隻鳥的嗎？」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

「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話長哪。咳，爲了它，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她說這是從兩個弄髒了的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新的時候好看極哪。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頭一天，人家送給她們老爺，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腳印。少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乾媽後來就和王二嫂要了來給我。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綉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綉的。」

大小姐聽到這里忽然心中一動，小妞兒還往下說：

「真可惜，這樣好看東西毀了。乾媽前天見了我，教我剪去髒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那知道乾姐姐真小氣，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

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綉過一對很精細的靠墊——上頭也有翠鳥與鳳凰的。那時白天太熱，拿不得針，常常留到晚上綉，完了工，還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吩咐小妞兒把那對枕頂兒立刻拿來。

小妞兒把枕頂片兒拿來說：

「大小姐你看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地子都髒了。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現在已經陷凹了。您看！這鳥的冠子，這鳥的紅嘴，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從前還有兩顆真珠子鑲在裏頭。這荷花不行了，都成灰色了。荷葉太大，做枕頂兒用不着，……這個山石旁還有小花朵兒……」

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小妞兒末了說的話，一句聽不清了。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繡完纔發現；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做完那對靠墊以後，送了給白家，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了許多諛詞，她的閨中女伴，取笑了許多話，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還有，她夜裏也曾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遠不願再想起它來撩亂心思。今天却碰到了，便一一想起來。

小妞兒見她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頂片兒，說：

「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這樣針線活，真愛死人呢。明兒也照樣繡一對兒不好嗎？」

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妞兒問的是什麼，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